

金佛像出土記

宝文堂通俗小说

金佛像出土记

萧坚等著

目 录

卷首语·····	(1)
金佛像出土记·····	萧 坚 (3)
公路边的诱惑·····	应孺牛、应为众 (64)
双画迷踪·····	唐家龙 (138)
女“门神”·····	马新川 (205)

卷 首 语

“宝文堂通俗小说”，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通俗小说热”。从金庸热、古龙热，到琼瑶热、三毛热……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来自国外的译介，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充斥书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也趁机借“通俗文学”这块招牌纷纷出笼，诲淫诲盗，误人子弟。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取缔”“禁止”的呼声迭起。

我们认为：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看问题要具体分析：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高雅”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不甚雅观的糟粕，“通俗”与“高雅”，只是形式的不同，是非好坏，一是应该看主流，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在中国，自从有小说以来，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连被称作“里程碑”的《红楼梦》也不例外。而自称“纯”文学或“雅”文学中的多数，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我们不能保守，只继承传统形式，反对引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排斥民族形式。在目前，如果“雅”“俗”两家还不能携手合流，共创新路，那么，至少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互不侵犯，各领风骚。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低谷的今天，创办这样一套丛书，其目的，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些承前启后、创新提高的工作。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第

一流的、能代表中国水平的。我们的希望是：逐步充实，渐次提高，自我完善，臻于上乘。

这一集，共选编中篇小说三篇，短篇小说一篇。

偏僻的山村里，有个山民从房基中挖出一尊金佛像。大家都想从中得到点儿好处，没有想到从此给这个山民、给这个山村带来的竟是一系列“灾难”。《金佛像出土记》，写的是贫穷落后的山民在金佛像面前形形色色的表现和心态。

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农民开店，允许个体户搞运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有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有人有了钱不知道怎么花，以至素质差的人，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例如某些公路边的小客店白天卖饭夜间卖淫，某些汽车司机白天开车夜间嫖娼，就已经不是秘密。《公路边的诱惑》的两个作者是亲兄弟，一个是汽车司机，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的素材；一个是文学教师，有一支善于描绘外貌和心态的生花妙笔。他们的小说，可以相信绝不会是生编硬造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双画迷踪》是一篇传奇故事，写解放前地下党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之间的明争暗斗。通过争夺一批属于不义之财的文物，显示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机智勇敢。情节曲折离奇，文字干净流畅，故事可读性强。

短篇小说《女“门神”》，塑造了一个热情、大方、泼辣、有为的女子足球队守门员形象，也写出了一个人生动有趣的爱情故事。

金佛像出记

萧 坚

引 子

近些时间来，满县的人都在流传这样一个传说：若干年以前，有个不知是神仙还是妖魔的人到过这里，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若干若干年后，这个地方要大发。到底是啥名堂要大发，先人却没留下任何遗言。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机不可预泄”吧？所以人们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等着“大发”。然而，时下越来越多的传闻，似乎都在证明这个向来默默无闻的地方确实要发了，而且是发得异乎寻常，让人难以置信。

第一桩，是西山村某人，在收白薯的时候，挖出了一对儿合在一起的破碟烂盏，那人看着这玩意儿扔了怪可惜的，就把它带了回去，洗刷洗刷，做了小鸡小鸭的水盆。谁知有一天让一个路过他家的金发碧眼的洋人看见了，说那是什么玉碟清凉盏，大热天里放东西，比电冰箱还保险。冬天里用它来养花，那是保养保活。说得神乎其神，听得两夫妻眼睛都直了。那洋人寻死觅活地非要买了去不可，扔下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夫妻俩连数都数不过来。那男的有了这么一大堆钱，高兴得过了头，痰迷心窍，竟发起疯病来了。

第二桩，是东山某村某人，因为看到几条狗老是朝着一个地方猛吠，以为有异，就拿把锄头在那儿挖了起来。结果挖出一个黑不溜秋既不像狗又不像羊的怪东西。他觉得这是不祥之物，准备把它扔掉。谁知恰好让一个专门收古董的人看见了，如获至宝，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数也不数就把那玩意儿买了去，后来人们才从旁人口中得知，那东西原来名叫“解廌”，是一件很值钱很值钱的老古董。结果那个发了一笔意外横财的家伙直到现在还在后悔，逢人就说自己有眼无珠，好端端地把一件宝贝白白地送了人。

第三桩就更奇了：一户人家的八九岁的宝贝儿子肚子突然痛得厉害，寻医问药，求神拜佛，啥法子都想过了，小家伙还是抱着肚子满地翻滚。就在看看没救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自称是专治疑难杂症的医家高手，说是愿意救他儿子一命，条件是吃了他的药后，他儿子拉出来的东西全部归他，主家不得相争。主家一听他的话，都以为他是个疯子。但那时正是病急乱投医的时光，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情，就同意让他试试。不料，一贴药刚落肚，小家伙肚子一阵乱响，竟拉出一大堆臭便，病也就真的好了。但在那堆臭便里，居然有一颗大如鸡子光彩夺目的珠子。那个江湖医生正要伸手去拿，却不防一条大黄狗猛地窜了过来吃屎，竟一口把那颗珠子也吞了下去。说也奇怪，珠子刚落狗肚不一会儿，那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头上慢慢地凸了出来，竟然长出了角。

“黄狗出角变麒麟”，不用说当然是这个地方要发的大大的吉兆了。

还有第四桩、第五桩……这些传闻虚虚实实，神乎其神，把好些人的心里都搞得奇痒难搔，连做梦都在想着“大发”。不过，传闻毕竟是传闻，不可信其无，亦不可信其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有一天，这地方却真的发生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一、古墙村的古墙

不知什么时候起，村子有了一堵虽不高却颇有威严的土墙，孤零零地耸立在那儿。尽管谁也不明白老祖宗们为何要筑这么一道土墙，其中有些什么奥秘，但人们却对它颇为敬畏，奉若神明，甚至还有人替儿女认它作干亲的。久而久之，村因墙名，就叫“古墙村”。

寒暑更迭，风雨洗刷，这堵古墙虽说不减当年威势，却也日见颓败。蚂蟥般的青藤，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墙面。一层枯死了，新的一层又在老的尸体上蔓延，加上一绺一绺飘飘摇摇的红布条，东一堆西一堆的香灰和三五成丛的香茛子，竟使得古墙看上去沉实而又阴森。只有几株狗尾巴草，在墙头的瓦片破损处逍遥生长，胆大得令人吃惊。

这堵土墙竖在那儿，好处不多，碍人之处却显而易见。别的不说，近几年来村子里人丁兴旺，人们不得不拼命地往山上搭房子。而土墙那儿，却空着老大一片让人眼红的宅基地，至今无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据说也曾经有过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暗地里商议着要把它推倒。但被村里几位颇有威望的老者一顿呵斥之后，也偃旗息鼓，悄悄地把卷得老高的袖子放下来了。

终于有一天，在一阵山村里从未见过的大雷暴雨过后，土墙竟被落地雷击倒。于是人们又纷纷传说这土墙原是妖精鬼怪的藏身之处，那块上好的宅基地仍旧没人敢受用。

又过了好久一段时间，村党支部经过再三讨论，终于郑重其事地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把这块宅基地分给敢要的人盖房子！

只要是肉，自有敢吃的人！

二、山魃埋的金佛像

一大早，罗新玉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庄户人家，如果要等到太阳晒到底股上再起床，恐怕只好把锅吊起来当锣敲。可今天，罗新玉一起床，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头发稍稍地拢一拢，就系上围腰到灶房里忙活，而是坐在那里，对着剥落得斑斑点点的泥墙发起呆来，好像有好多事情等着要做又不知该从哪儿做起，心里乱糟糟地没了头绪。

这也难怪，她家的房子，今天就要破土动工了。一座青瓦小院，几亩肥水丰足的良田，这就是庄户人家一代传一代的愿望。她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在一个破草棚里做了大半辈子青瓦小院的好梦，结果还是在破草棚里咽了气，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半个“房”字。直到土改的时节，她才算分到了两间旧瓦房。一晃又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两间旧瓦房也一天比一天破烂，在风风雨雨中捱延时光。而她，连肚皮也得用裤带勒得紧紧的才能凑凑和和过日子，哪里还提得上翻修？盖新房子，那就更是白日做梦了。而现在，虽说是紧巴着点儿，对付着总算是能搭上几间新屋了。

罗新玉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那块残缺不全的镜子跟前，对着镜子轻轻地摩娑着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老了，时间不等人。如果不趁时下身板子还硬朗的时候给下辈人留点儿房产，以后要遭后人埋怨的。那块古墙地基虽然不是十分合意，但毕竟是在平地上。比起山坡，要省许多挖土开石的工夫，能省不少钱呢。庄稼人是务实的，眼下她还是一个钱掰成两个用的时候，能省一分是一分。再说，即使有什么妖精鬼怪，也早该让雷公给劈死了。

里间，金昌全翻了个身，把那张破床压得咯咯直响，嘴里还含混混地嘟囔了些什么。罗新玉一下子回过神来，偷偷地擦去了不

知什么时候溢出来的泪水，急急忙忙地梳理了一下头发，系上围腰走进了灶房。是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她还有时间在这儿胡思乱想么？

山头上绽出了一抹晨曦，山村笼上了一层蒙蒙的岚气。远远近近的公鸡都一声递一声地叫了起来。左邻右舍也都像往日一样，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山村的清晨，是宁静、诱人的。

约莫个把时辰，墙基的槽坑就挖出点儿样子来了。

金昌全早就脱掉了褂子，光着膀子在下狠劲儿挖着，一锄头下去足有半尺深。让日头晒成了紫铜色的脊背，被汗水一洗，活像上了一层油，太阳一照，油光锃亮的。以前人家盖房子他去帮工，总忍不住要羡慕地想，什么时候才能替自己挖墙基呢？眼下总算是盼到了这一天，他还能不卖劲儿么？

“当”，锄头不知碰上了什么东西，震得虎口直发麻。

“我偏不信，看是你硬还是我硬！”老实人发起犟脾气来，天王老子也挡他不住。金昌全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又高高地举起锄头狠命地挖了下去。

又是“当”地一声，比刚才更响了。虽说声音挺沉，但金昌全这回却听清了，锄头碰上的好像是一块铁板。他的好奇心来了，就扔掉锄头，不顾被震得发麻的手臂还在隐隐作痛，蹲下去用手飞快地扒起土来。

“咦，这是啥？”扒着扒着，一只黑黝黝的铁盒子从泥土里露出来了，使他着实吃了一惊，失声叫了出来。

人们一下子都围了过来，好奇地瞅着这只神秘的铁盒子，纷纷地议论着，猜测着，但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打开看看！”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声地嚷了起来。“说不定是什么宝贝呢。”

“不能动，赶紧把它埋回去！”立刻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不定这是山魃埋在这儿的财宝，打开来要遭殃的！”

槽坑周围立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天不怕地不怕的一群年轻人坚持要打开铁盒子，看看里边装的到底是啥名堂。有的说得更玄乎，猜测说里边装的准是哪个不死心的地富反的变天账。而一些年纪稍长的人，则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能莽撞，铁盒子里装的肯定是山魃从哪儿偷来的财宝，打开是要受到山魃的惩罚的。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实话，是为了大家好，他们还有根有据有名有姓地说了好些某村某人因为偷看了山魃藏宝的盒子而遭到山魃惩罚的例子。年轻人好奇心重，根本没把老人们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嚷嚷得更凶了，非要打开铁盒子看看不可。

一边坚持要打开，一边护着不让开，各说各的理。金昌全夹在他们中间，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山魃，他从小就听老辈子人说过，那是一种来无形去无踪的独脚鬼怪。它无所不能，无所不至，常把用妖法偷来的财宝装到一只铁盒子里，有时就随便找个地方往土里一埋。要是有人挖着了，得赶紧埋回去，万万不可打开。要不，不是死人就是生病，因为山魃在那些财宝上施过魔法。可就这么埋回去，他又有点儿不甘心，费了好大的劲儿挖出来，为什么就不能看一眼呢？

这时候，金昌全的大儿子走了过来，一把推开了犹豫不决的父亲，不管天高地厚就用锄头去撬盒盖子。那几个年长的人一看劝他们不住，怕把灾祸惹上身，赶紧转身避了开去。而那些年轻人却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帮起忙来。

“啊——”盒盖子刚打开，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一时间，人群里静得连出气的声音都没有了——铁盒子里装的竟是一尊泥茶罐大小的金菩萨！



人们只是愣了一下子，紧接着就响起了一阵更激烈的争论声。不过，这时候人们争论的不再是山魃，而是该如何处置这尊金佛像了。有人提议说把它砸碎了大家分，全村人每人一份儿。有人提出把它卖给采宝人，拿了钱在村子里修公路。有人还补充说，要卖也得卖给外国人，好多拿点儿钱。还有人提出全村人出钱，在这块地盘上盖个庙，把金菩萨供起来，保佑村坊六畜平安，人财两旺。还有人脑子清醒些，提议把它献给国家，拿了奖金再全村人分，心安理得。就连那几个刚才还怕引鬼上门的人，也忙不迭地重新挤进人群里，高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

“谁也不准动！”正在这时，村长尤福庚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大老远地就高声吆喝。“怎么处理，等村委会研究决定。”

一看到他，人们就不再嚷嚷了。就连那几个准备着一旦砸金佛像就动手抢的人，也悄悄地把捋得老高的袖子放了下来。

三、本方土地想发财

这天晚上，人们好像都变得格外积极起来，说是七点半开会，七点还不到人就都来齐了。就连那几个平日里开啥会都得三请四招才慢腾腾地走出大门的人，今天也毫无例外地都赶了来，而且到得比谁都早。该来没来的，只有还在县里学习的村支书雷世根。

尤福庚的老婆眉开眼笑地把茶叶罐子、茶碗和热水瓶往桌子上一放，还破天荒地拿出了一包利群牌香烟和一碟刚炒的南瓜子，然后在旁边的一只竹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她这一连串让人目瞪口呆的动作，人们无不暗暗纳闷。这婆娘，平日里的那张脸就像梅雨时节的老天爷，难得有放晴的时候。今几个的日头难道是从西边出来的？

“谁想抽烟的就抽，想吃瓜子的就吃，想喝茶的自己倒，不吃不喝的拉倒。”尤福庚一挥手，打住了大家的议论，开门见山地说。“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啥事儿谁也别想瞒。今天叫大伙儿来，就是商量一下，看那个金菩萨该怎么处理。大家有话就说，早完早歇。”

古墙村不过才百十口人，屁股大的地方，哪家不小心碰翻了油瓶，全村人就得打三天滑。平日里哪家碗磕了碟，盆碰了盘，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全村人就都知道了，何况是挖出了金菩萨这种破天荒的事呢？还没过刻，这事连同尤福庚的那句话就已经在村子里传遍了。在来开会以前，他们就在肚子里翻过来倒过去地不知倒腾了多少遍。可让尤福庚这么一说，一个个却好似突然间都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把目光盯准了尤福庚，谁也没开口。尤福庚肚子里打的什么小九九大伙儿没揣摸透，不好贸然开口。在这种山旮旯里，天高皇帝远，村委主任就是一方土地，哪支香要是烧错了，那可不是玩儿的。别的不说，上头拨下来的扶贫款，他说给谁，百儿八十的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要说不给谁，你只好干瞪眼。

“怎么，都不说话？那好吧，我先来说几句。”尤福庚扫了大家一眼。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场面了，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依我看，这金菩萨要是留着，咱们也供不起。万一让人给偷了去，那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眼下，虽说中央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我说咱们还是老规矩，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玩意儿还是拿去卖了，钱么，村里人每人一份儿。大家看怎么样？”

他的话音刚落，房间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人们都打开了话匣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得挺热闹。过了好一会儿，有人怯生生地问：“卖了金佛像，上头会不会……”

“这是咱们自己的地里挖出来的，又不是偷的抢的，谁管得

着？”尤福庚打断了他的话，不屑地一挥手。“咱们愿意供着就供着，愿意卖就卖，你操那份儿心干吗？”

那人不吱声了。

大家一下子又静了下来。又挨了好一会儿，才有人乍起胆子说：“我看还是保险点儿，先问问县里，看他们要不要。”

“屁！”尤福庚粗鲁地骂了一声。“问县里还不是肉包子打狗，最多给你个千儿八百的奖金。咱村里百十口人，每个人不过十块八块钱，顶个屁用！这号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我看要卖就要找个出得起大价钱的人，至少也得卖个万儿八千块，每人都分个百儿八十的，好好阔气一下，怎么样？”

说到这里，尤福庚停了一下，见都无人吭声，就在桌子上一拍，说：“好吧，既然大家都没意见，就这样定了！明天我出去一趟，托人走走门路看。既然大家信得过我，选我当了村长，我总得为村里人多谋点儿福利，辛苦点儿也没啥说的。好了，散会！”

四、只有枪，才镇得住宝

弯弯的月牙儿挂在树梢上，一朵浮云掩住她半张羞答答的脸蛋。月光树影在窗纸上撒下了点点白花，微风吹过，白花在飘浮着，闪烁着，使这小山村的夜显得静谧而又神秘。

“孩子他爸，”罗新玉轻轻地叫了一声睡在另一头的金昌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听到，金昌全没动也没吭声。

“死人，叫你哪！”罗新玉一脚蹬了过去。“就是哑巴了你也吭一声么。”

金昌全缩了一下身子，慢悠悠地说：“我听着呢，有话你就说吧。”

罗新玉摸黑爬起来，钻到了金昌全身边，忽地紧紧搂住了

他。“孩子他爸，我……我有点儿怕……”

“怕？你怕什么？”金昌全不解地问。

“我……不知道。不知咋的，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罗新玉拼命地往金昌全怀里钻。“你把我抱紧点儿。”

“你这是怎么啦？”金昌全诧异了，伸手抱住她。在他的心目里，罗新玉是个从来都不晓得什么叫怕的女人。俗话说，男人是屋柱，女人是房梁，可在他们家，却正好反了过来，如果没有罗新玉里里外外地操持着，光靠着这个锯了嘴的葫芦，真不知道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可今天……

“昌全，那块地基，咱别要了，好吗？”

“为什么？”

“那地方本来就小气，现在又挖出了这么个东西，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黑暗中，罗新玉的声音似乎在发抖。

“别怕，有我在这儿呢。”金昌全陡地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豪气在心底涌了出来，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女人再强，毕竟还是女人。“那才是块好地盘呢，要不，人家会把金菩萨埋到那儿么？有菩萨在那儿守着，妖精鬼怪才不能在那儿呢。”

“这倒也是。”罗新玉的心稍稍地定下来，但还有点儿疑惑。“可为什么那墙又被雷公劈了呢？”

“唉，你连这也不懂。”金昌全大概早把这一切都想过了。“那是菩萨要出来，借雷公的力把墙推倒。人家不是老说咱们这地方要发吗？依我看，这才是个好兆头呢，连金菩萨都自己要出来了。”

罗新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己想想也觉得有些可笑。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怎么就想不到呢？女人，终究是头发长见识短，遇上点儿事，就沉不住气儿了，没个主意。金昌全平日里不

声不响的，真想不到他的肚肠还有那么多弯子，男人到底还是男人，想到这儿，她情不自禁地用手在他的背脊上轻轻地抚摸着。好一会儿，她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双手抓住金昌全的肩膀摇了摇。“孩子他爸，我听人说，捡到金子，要福气大的人才压得住。要不，金子会逃掉的，是吗？”

“嗯。”金昌全模模糊糊地回答。

“还有，”罗新玉又推了推他。“听说金子还会作祟，是吗？”

“嗯。”金昌全又“嗯”了一声。

“你呀，就会嗯哪嗯的！”罗新玉抱怨说。接着又问：“你说，咱们村长有那么大的福气吗？”

“大概有吧？要不，他怎么当得了村长？”金昌全也有点儿疑惑。

“不，我总有点儿不放心，咱们村长人挺好的，可别因为咱们挖出来的东西把他给祟着了。”

“你呀，操那么多心干吗？”

“不，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到时候他们家会怪咱们，说是咱们害的……”

“那你说咋好？”

“那……要是有枪就好了。”罗新玉想了好一阵，忽地说。“听人说，有枪就压得住。”

“你这话白说，咱们到哪儿搞枪去？”金昌全说话永远是那么的火上房不急。“枪是人家警察才用的。”

一句话提醒了罗新玉。“对了，咱们还是告诉看守所去，他们是公家的人，又有枪，肯定能压住。”

“这……”金昌全犹疑地。“村里人会说咱们吃里扒外的。”

“唉，咱们又不是为了自己。再说，菩萨是在咱的地基里挖